

# 藝術的故事

THE STORY OF ART BY E.H. GOMBRICH

E. H. Gombrich 原著 永續社編譯

導言-關於藝術和藝術家

第一章 原始藝術

第二章 西方古文明藝術

第三章 希臘與愛琴海文明

第四章 古希臘美學

第五章 古羅馬藝術

第六章 羅馬帝國的衰退

第七章 同時期的東方文明

第八章 中世紀歐洲

第九章 仿羅馬式風格

第十章 哥特式建築

第十一章 中世紀後期

第十二章 文藝復興即將萌芽

第十三章 文藝復興興起

第十四章 北方文藝復興

第十五章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第十六章 文藝復興的威尼斯學派

第十七章 北方文藝復興盛期

第十八章 文藝復興晚期矯飾主義

第十九章 巴洛克風格

第二十章 荷蘭巴洛克

第二十一章 義大利巴洛克

第二十二章 巴洛克至洛可可

第二十三章 理性主義時代

第二十四章 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

第二十五章 十九世紀印象派

第二十六章 工業化與後印象派

第二十七章 二十世紀現代潮流



## 第八章 中世紀歐洲

### 歐洲，西元6世紀至11世紀



圖 100 撒克遜塔樓模仿木結構：位於英國北安普敦郡的厄爾斯巴頓 Earls Barton, 教堂，約 A. D. 1000 左右。

有些歷史學家稱歐洲中世紀(476 西羅馬滅亡-1453 東羅馬滅亡)是歐洲的黑暗時期。背景原因是西羅馬帝國統治衰落，日耳曼、西哥特、法蘭克、維京等北歐蠻族入侵歐陸與不列顛島。大半的歐洲失去社會秩序，生產技術與經濟後退，文明與藝術失去傳承，羅馬的知識分子流落或遷往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雖有法蘭克王國與神聖羅馬帝國統領，但是大部分土地分封許多諸侯小國，戰亂與疾病傳播頻繁。沒有紙與印刷術，人民識字率很低，民智渾沌，社會秩序普遍混亂，盜匪劫掠盛行。封建領主的城堡、據險武裝的基督教修道院、大教堂、城堡城邦成為主要的人為景觀。基督教信仰成為主要的精神依靠，教會權威與組織強大，也是除了各王室之外

最有錢的機構。為了對識字率低的民眾傳播基督信仰，許多聖經故事都使用教堂裝飾、壁畫、手抄本福音書來傳播。藝術為基督信仰服務，沒有了希臘、羅馬神話與文史美學。顯然可見的，美術工藝技巧倒退了，宗教畫像大多表情僵硬，不帶情感，不講究人體美學、形式美學。教堂建築有仿羅馬式(Romanesque)風格、哥特式(Gothic)風格。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延續近一千年，國土也有強盛擴張與衰弱起伏，東方正教、希臘化的拜占庭藝術自成風格，但是藝術創造也是圍繞著基督教信仰主題，創新也不顯著。

我們已經將西方藝術的故事延伸到了君士坦丁時代，以及它將自己適應教皇格裡高利大帝的教義的那幾個世紀，教義是圖像對於教導俗人神聖道理非常有用的。這個早期基督教時代過後的時期，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通常以不太稱讚的名稱稱為黑暗時代。我們之所以稱這些時代為黑暗，部分是為了傳達，在這些遷徙、戰爭和動盪的世紀中生活的人們，自己陷入黑暗之中，缺乏指引的知識很少，但也意味著我們自己對於這些在古代世界衰落之後，歐洲國家大致上如我們現在所知的模樣出現之前的混亂且令人困惑的世紀知之甚少。當然，這個時期並沒有固定的界限，但為了我們的目的，我們可以說它大約持續了近五百年，大約從西元 500 年到西元 1000 年。

五百年是很長的時間，其中可以發生很多事情，實際上確實發生了很多事情。但對我們來說最有趣的是，這些年代並沒有出現任何一種明確而統一的風格，而是一大堆不同風格的衝突，直到那個時期才開始妥協。對於瞭解黑暗時代歷史的人來說，這幾乎不足為奇。這不僅是黑暗的，而且是一個斑駁不一致的時期，各種不同的民族和階級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這五個世紀的時間裡，存在著一些熱愛學習和藝術的人，特別是在修道院和修女院中，他們熱愛古代世界中保存在圖書館和寶庫中的作品，並對那些他們最欽佩的藝術品崇拜崇拜。有時，這些博學的僧侶或神職人員在權勢高大的宮廷中擔任有權有勢的職位，並嘗試恢復他們最欣賞的藝術。但由於來自北方的武裝掠奪者的新戰爭和入侵，他們的工作經常以失敗告終，這些人認為對希臘和羅馬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成就寶貴無比。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確實是野蠻人，但這不必意味著他們對美感毫無感覺，也沒有自己的藝術。他們有熟練的工匠，擅長精細的金屬工藝品，和出色的木雕師，可與紐西蘭毛利人(圖 23)相提並論。他們喜歡包括龍或鳥的扭曲身體在內的復雜圖案。我們不確切知道這些圖案是在第七世紀的何地起源，或它們代表了什麼，但這些德意志部落對藝術的想法不太可能與其他地方原始部落的想法相似。有理由相信，他們也認為這些圖像是一種工作魔法和驅逐惡靈的手段。

來自挪威的維京人的雪橇和船隻上的雕刻龍頭形象很好地展示了這種藝術的性格(圖 101-102)。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這些威脅性的怪物頭像不僅僅是無辜的裝飾品。事實上，我們知道挪威維京人中有些法律要求船長在進入他的家港之前將這些圖像移除，以免嚇到土地的精靈。凱爾特愛爾蘭和撒克遜英格蘭的修道士和傳教士嘗試將這些北方工匠的傳統應用於基督教藝術的任務。他們成功的最令人驚奇的紀

念碑之一是英格蘭和愛爾蘭在七世紀和八世紀製作的一些手稿。圖 103 是著名的林迪斯法恩福音書的一頁，製作於西元 700 年前不久的諾桑比亞。它展示了由相互交織的龍或蛇組成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豐富蕾絲工藝，站在更加複雜的圖案的背景前。嘗試在這個令人困惑的迷宮中找到自己的路，並跟隨這些交織在一起的身體的盤旋，這是令人興奮的。更令人驚訝的是，看到結果不是混亂，而是各種圖案嚴格相互對應，形成了複雜的設計和顏色和諧。人們幾乎無法想像有人如何能夠想出這樣的方案，並擁有耐心和毅力完成它。這證明瞭如果需要證明的話，採納這種本地傳統的藝術家絕對不缺乏技巧或技巧。更令人驚訝的是觀察到這些藝術家在英格蘭和愛爾蘭的彩飾手稿中是如何呈現人類形象的。它們看起來不太像人類形象，而更像是由人形態構成的奇怪圖案(圖 104)。人們可以看到藝術家使用了他在了一本古老的聖經中找到的一些例子，並根據自己的口味進行了改變。他將裙子的褶皺改成了類似交織緞帶的東西，髮絲甚至耳朵都變成了捲軸，將整張臉都變成了剛性面具。這些福音傳教士和聖人的形象看起來幾乎像僵硬而古怪的原始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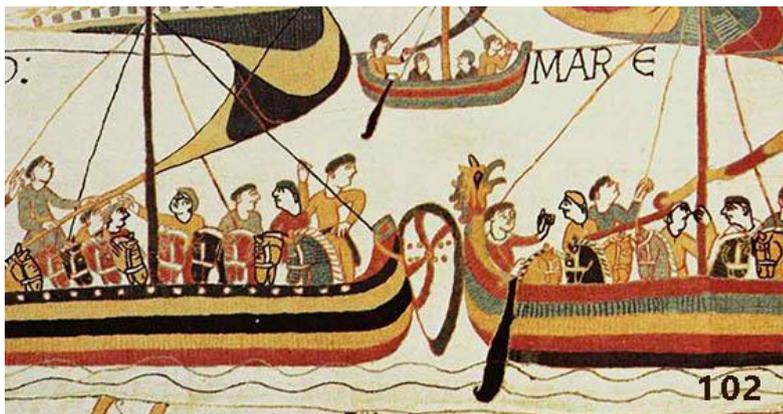
101



102

圖 101 龍頭木雕刻，來自挪威奧瑟堡，約 A. D. 820。奧斯陸，大學博物館。

圖 102 維京風格的“龍頭船”，諾曼人入侵英格蘭時使用，來自拜奧約鳥紋帆布，約 A. D. 1180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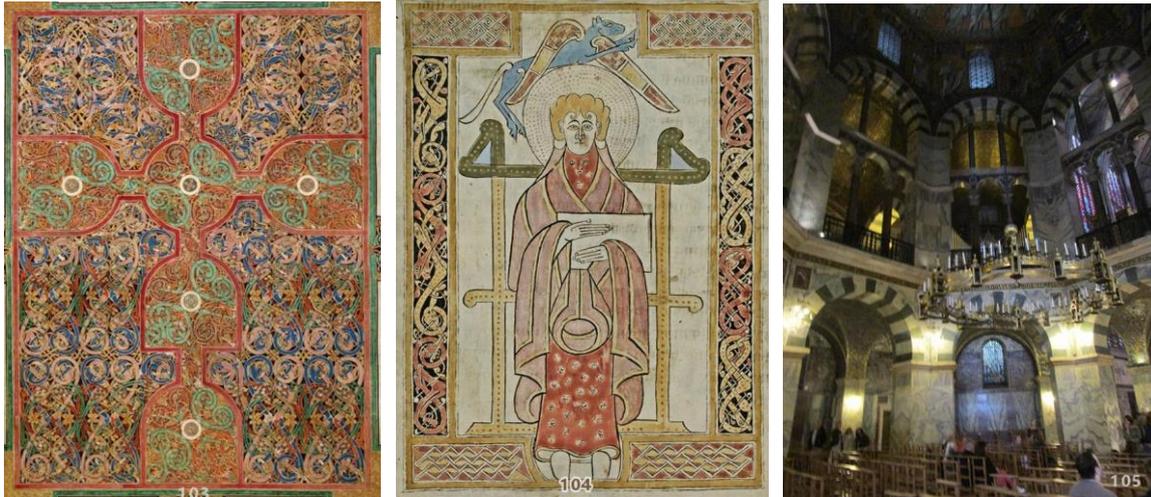


圖 103 手抄本利斯福恩福音書的頁面，可能於 A. D. 700 前後繪製。

圖 104 聖路克畫像，手抄本福音書封面，約 A. D. 750。

圖 105 亞琛教堂內部 Aix-la-Chapelle 內部， A. D. 805。

他們顯示出，在他們本土藝術的傳統中長大的藝術家很難適應基督教書籍的新要求。然而，將這些圖像僅視為幼稚是不正確的。藝術家接受的手眼訓練，使他們能夠在頁面上繪製美麗的圖案，幫助他們為西方藝術帶來了新的元素。如果沒有這種影響，西方藝術可能會在拜占庭藝術的方向上發展。由於這兩種傳統的碰撞，即古典傳統和本土藝術家的口味，西歐開始出現了全新的東西。

因為對古代藝術的早期成就的瞭解並沒有完全失去。在查理曼大帝的宮廷上，他視自己為羅馬皇帝的繼承者，迫切恢復了羅馬工藝的傳統。查理於西元 800 年左右在奧斯拉-薩佩勒(圖 105)修建的教堂是一個相對忠實的副本，它是在約三百年前在拉文納建造的一座著名教堂的忠實副本。

我們之前已經看到，我們現代對藝術家必須“獨創”的觀念絕對不是過去大多數民族共用的觀點。埃及人、中國人或拜占庭大師對這樣的要求將感到非常困惑。西歐中世紀藝術家也不會理解為什麼他應該發明新的教堂設計方式，設計一個杯子或代表神聖故事的新方式，當舊的方式已經非常好地完成了它們的任務。想要為其守護聖人的神聖遺物奉獻新的神壇的虔誠捐贈者，不僅試圖獲得他負擔得起的最珍貴的材料，而且還試圖為大師提供一個古老且可敬的樣本，以顯示聖人的傳說應該如何正確地呈現。藝術家不會因此類委託而感到受限。他們仍然有足夠的空間來展示他們是否是大師還是拙劣的人。也許我們可以最好地理解這種態度，如果我們想一想我們對音樂的方法。如果我們請一位音樂家在婚禮上表演，我們不希望他為這個場合創作新的作品，就像中世紀的贊助人不希望他為聖誕畫創作新的作品一樣。我們會指示我們想要的音樂類型以及我們可能負擔得起的樂隊或合唱團的規模。音樂家仍然需要表現古老名曲的精彩演出，或者把事情搞砸。正如兩位同樣偉大的音樂家可能非常不同地詮釋同一首曲子一樣，兩位偉大的中世紀大師可能會為同一主題，甚至是同一個古老的模型創作非常不同的藝術品。以下是一個例子，它應該能

夠清楚地說明這一點：圖 106 顯示了一本在查理曼大帝宮廷製作的聖經的一頁。它代表了聖馬修寫福音書的形象。希臘和羅馬的書籍中習慣於在開場頁上描繪作者的肖像，這幅描繪寫福音的聖者的畫像必定是這種類型肖像的非常忠實的副本。聖者穿著托加，採用最佳的古典方式，他的頭部以多種光線和顏色進行建模，使我們相信中世紀藝術家已經盡力提供一個準確且值得的渲染受尊敬的模型。九世紀手稿的另一位畫家(圖 107)可能也有相同或非常相似的早期基督教時期的古老例子。我們可以比較手的部分，左手握著墨水瓶，靠在講臺上，右手拿著筆；我們可以比較腳甚至膝蓋周圍的衣物。但是，圖 106 的藝術家盡其所能地忠實地複製原作，圖 107 的藝術家必定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詮釋。也許他不想把福音作者描繪成一位安詳的老學者，靜靜地坐在他的書房裡。對他來說，聖馬修是一位受啟示的人，正在寫下上帝的話語。他想要描繪的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且令人興奮的事件，他成功地傳達了自己對敬畏和興奮的感覺。使他畫出聖者帶著張大的，突出的眼睛和巨大的手並不僅僅是笨拙和無知。他打算給他那種緊張專注的表情。衣物和背景的筆觸看起來似乎是在一種極度興奮的情緒中完成的。我認為這種印象部分是由於藝術家顯然很享受每一個機會畫出捲曲的線條和曲線折線的樂趣。原始作品可能有一些東西可以建議這種對待方式，但它可能吸引了中世紀藝術家，因為它讓他想起了那些交織的絲帶和線條，這是北方藝術的最大成就之一。在這些圖片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中世紀風格的出現，這使得藝術能夠做到既不是古代東方藝術也不是古典藝術所做到的事情：埃及人在很大程度上繪制了他們知道存在的東西，希臘人繪制了他們看到的東西，在中世紀，藝術家也學會了在他的畫中表達他的感覺。



圖 106 聖馬太畫像，手抄本福音書，可能於亞琛教堂繪，約 A. D. 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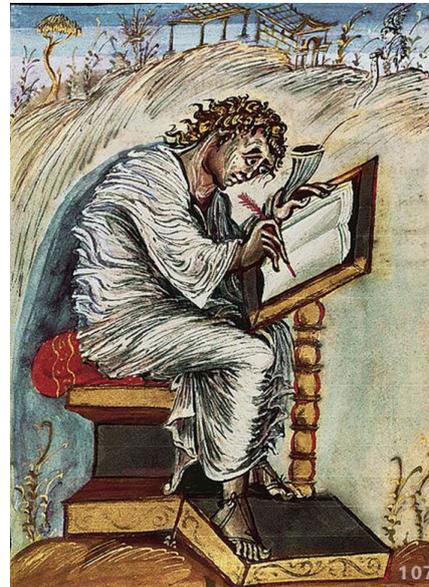


圖 107 聖馬太畫像，手抄本福音書，可能於蘭斯繪，約 A. D. 830。



圖 108 亞當和夏娃墮落後。Hildesheim Cathedral, 教堂的青銅門，於 A. D. 1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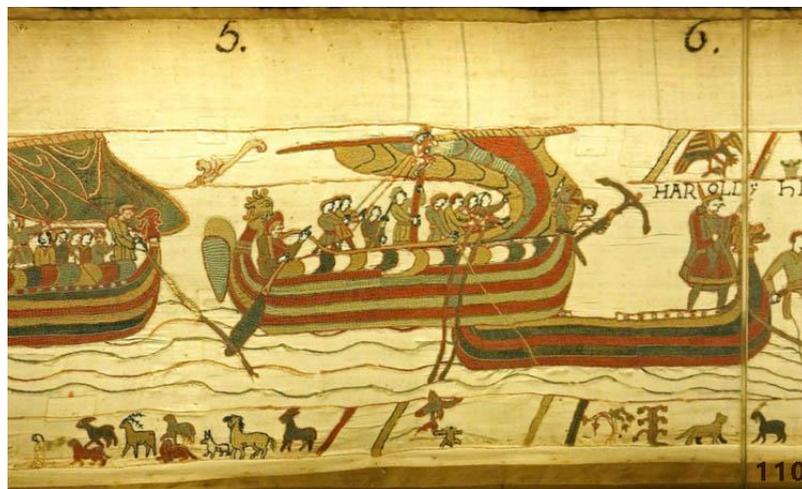


圖 109 與圖 110. 哈羅德國王向諾曼底公爵威廉宣誓，然後返回英國。來自拜奧大教堂的鳥紋帆布，約 A. D. 1080 製作。

欣賞任何中世紀藝術作品時，必須牢記這一目的。這些藝術家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自然的令人信服的肖像或製作美麗的事物 - 他們想要向信仰中的兄弟傳達聖經故事的內容和資訊。在這方面，他們可能比早期或晚期的大多數藝術家更成功。圖 108 顯示了一扇青銅門的一部分，這扇門於西元 1000 年左右委託製作，用於德國的希爾德斯海姆教堂。它展示了上帝在亞當和夏娃墮落後走向他們的情景。在這個浮

雕中，沒有任何東西不屬於故事。但是，對重要事物的集中使這些人物在純粹的背景上更加鮮明地顯示出來 - 我們幾乎可以讀出他們的手勢所說的內容：上帝指向亞當，亞當指向夏娃，夏娃指向地上的蛇。罪責的轉移和邪惡的起源以如此的力量和清晰度表達，以至於我們很快就會忘記這些人物的比例可能不嚴格正確，亞當和夏娃的身體不符合我們的美學標準。

然而，我們不必想像在這個時期所有的藝術都是專為宗教思想服務的。中世紀不僅建造了教堂，還建造了城堡，城堡歸城堡主和封建領主所有，這些城堡主有時也雇用藝術家。我們在談到早期中世紀的藝術時，為什麼傾向於忘記這些作品的原因很簡單：教堂通常被保存下來，而城堡則經常被摧毀。總體而言，宗教藝術受到更大的尊重，也更仔細地照顧，而不僅僅是私人公寓的裝飾。當這些裝飾過時時，它們就會被移除或丟棄 - 就像現在一樣。但是，幸運的是，這類藝術的一個偉大的例子保存了下來 - 這是因為它被保存在一座教堂中。這就是著名的拜奧修斯織布，它記錄了諾曼征服的故事。我們不確切知道這塊織布是何時製作的，但大多數學者一致認為它是在記錄的場景中的人們的活著的記憶內製作的 - 也許大約在西元 1080 年左右。這塊織布是我們從古代東方和羅馬藝術中所知的那種圖片年代記 - 一場遠征和勝利的故事。它在圖 109 中，正如銘文告訴我們的那樣，我們看到哈羅德向威廉發誓效忠，圖 110 中我們看到他如何返回英格蘭。講故事的方式再清楚不過了 - 我們看到威廉坐在寶座上，看著哈羅德把手放在神聖的聖骨上發誓效忠 - 正是這個誓言成為威廉對英格蘭的索賠的藉口。我特別喜歡下一幕中陽臺上的人，他把手放在眼睛上，凝視遠處哈羅德的船隻。的確，他的手臂和手指看起來有些古怪，而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奇怪的小人物，畫得不如亞述或羅馬年代記作者那樣自信。當這個時期的中世紀藝術家沒有模型可供複製時，他的畫作有點像孩子的畫作。我們可能會對他微笑，但做到他所做的事情卻並不容易。他以極簡的手法和對他覺得重要的事情的高度專注來講述史詩，最終結果可能比我們自己的戰地記者和新聞片製作人的報導更具有震撼力。



圖 111 十三世紀初的手抄本福音書的裝飾插畫。